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廿二尊 焚佛羅漢

丹霞天然尊者，不知何許人，初習儒業，充郡庠弟子員。幼年特質，學業空疏，不能主盟詞壇，有司揭曉，嘗列青衿之末。一經戒飭，遂發奮潛修，三年不出門戶，致學問淵邃，文理精雅，有司考試，大加驚歎，歷居上第，為庠中白眉，鄉中以幣帛聘為弟子型范者十數家。某年月日，以事列入長安應舉，行至半途，宿一逆旅主人家，與一云游禪客同即次。禪客一見尊者舉止言談，不是庸常俗子，細閱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此公翩翩，釋家風味，非學士大夫人物。倘亦儒名墨行，曳裾吾門者乎。此公不利出仕，只利作佛。不如指出津頭渡口，使他知所嚮往。」有詩為證：業儒負篋選長安，學問精淵寡並肩。

禪客途中同即次，羨君不是發書生。

禪客欲點化尊者，乃先拜問籍貫姓名，尊者以實告之。次問仁者今欲何往，尊者答曰：「往長安選官。」禪客曰：「選官何為？」尊者曰：「授一官半職，上致君，下澤民，光先祖，裕後昆，如此而已。」禪客曰：「後日復得上升乎？」尊者曰：「政聲籍籍，考居上上，一歲九遷其官有之，拔居萬民之上有之，何謂無上升。」禪客答云：「我所謂上升者，為仙為佛；爾所謂上升者，加爵進秩云耳。」尊者曰：「名登金榜，勝似登仙；進士釋褐，即同禪化。彼之仙佛，乃渺茫不可憑准之途，此之仙佛，實受用有所作為之益，不得優彼而劣此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通籍天朝出宦途，丹台石室不差殊。

考居上上官超選，裕後光前剖竹符。

禪師復問曰：「選官長生不老乎？」尊者曰：「浮生似寄，一造一化，理數然也，何能跳出數外。富貴三十早亡，孤貧百世不死，此雖相法，其實強詞。儒者只論榮顯，若欲百世長生，儒者輸此一著，除是為仙為佛。」禪客又曰：「選官合家受用乎？」尊者曰：「書云：『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祿。』耀祖榮宗，封妻蔭子，非全家受用而何？」禪客曰：「祖宗妻子，萬世長享厚報乎？」尊者曰：「世代有變遷，人物有凋謝，芳名勒在冊籍，萬世流傳則有之，哪有萬世享用之理？若如此論，則儒家又輸一著，除是為仙為佛。」有詩為證：

儒者亨通佐廟堂，全家受用福非常。

為仙為佛無生滅，儒者難逃劫數戕。

禪客又問曰：「富貴長保無虞乎？」尊者曰：「禍福相為乘伏，卑者一事貪，一行酷，則降謫斥辱及之。尊者一謀疏，一策失，則朝承恩，夕賜死有之，何能長保無虞。」禪客曰：「佛家無榮無辱，跳出樊籠之外，鼎鑊不能加，刀兵不能及，何樂如之。」禪客又問曰：「朝廷懸爵祿以待賢士，無甚品第資格乎？」尊者曰：「位士惟能，因能授任，何謂無資格。假饒名器濫加於人，不惟失朝廷官人之體，且百姓受害不貨矣。」有詩為證：

吉凶乘伏理當然，跳出樊籠佛與仙。

位士惟能資格慎，朝廷爵祿豈輕懸。

禪客曰：「先生出仕，長生不老不如佛，長享厚報不如佛，跳出樊籠不如佛，則佛亦盡可為矣。明公不知提衡，某不敢請，今既提衡，選官艱苦如此，則為官何如為佛。曷若棄儒業而為佛業，舍仕途而入釋途，使長生不老在我，長享厚報在我，跳出樊籠在我之為愈乎。」尊者問曰：「佛亦用選乎？」禪客曰：「選佛較選仕尤甚。三千舉子入場。英雄入彀者幾人？若作佛不待揀選，則舉世皆羅漢矣。故曰尤甚。」有詩為證：

出仕何如作佛高，提衡歷歷受劬勞。

明公莫若更儒業，做個如來在九霄。

尊者曰：「佛法祖釋家牟尼，則選人為佛，非釋家牟尼不可。牟尼不復作矣，今世何人能精選舉？」禪客曰：「代不乏人。帝非二帝，而紫極依舊有堯舜；代非三代，而青槐依舊有伊周。牟尼雖遠，詎可謂今日無牟尼耶？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，今之佛猶古之佛也，何必借才於異代，乃得成其為人乎。」尊者曰：「今之披緇削髮，沿街鬻食者，孰不為僧，特籍施主供飯，以養皮囊，至叩其超悟性靈，則貿貿不知也。我欲棄儒為佛，必須從高人受業，所謂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子雲遊四海，定知域中何人可為今日牟尼，能別識何人可為今日法器。」禪客曰：「江西馬大師，獨契悟如來宗旨，域中有志為佛者，必歸之印正，故今盛稱馬大師山門乃選佛場子也。子何患選佛無所依歸。」有詩為證：

馬師選佛寓江西，不亞當年悉達師。

負篋往從求指引，如來正法定傳伊。

尊者得了禪客點化，遂棄了出仕念頭，謝了旅次清話，逕往江西參謁馬大師，求為披剃受戒。馬大師顧視尊者久之，知是如來法器，先以言語真之曰：「子儒巾儒服，亦儒其學業，今日從吾徒而受教，背中道而為左道，果有所見而來耶？抑有所聞而來耶？」尊者曰：「禪客有所見，儒生有所聞也。倘今日得受業禪師門下，安知儒之不為佛，佛之不為儒也。」馬大師從容辭之曰：「吾非汝師，南嶽石頭和尚乃汝受業師也。盍往謁之，吾作書薦之，以子之才，必傳宗旨，吾與子相逢，定在鑿削佛草之後。」有詩為證：

馬師一見不收留，令往南華謁石頭。

靜夜焚香修薦啟，相逢訂在草除秋。

尊者得了馬大師薦書，不憚馳驅，直趨南嶽參謁石頭。石頭和尚本日正在法堂講經，見尊者來，不待開言，大驚歎曰：「吾道有傳矣！」遂延入經筵，閱了馬師薦啟，又納了尊者贊禮，遂收為門下。隨謂之曰：「弟子新來，當遵沙門條例，初執役，次執經，最後執法。」對眾徒云：「著落此生往槽場執役。」尊者遵石頭禪師命令，遂再拜禮謝，趨入行者之房，隨次執役者三年。雖為滌器寒山事，彼亦安意不辭。有詩為證：

石頭初見大誇奇，吾道相傳特有渠。

且往後槽供役事，欣欣供執不推辭。

石頭禪師明知尊者是傳道之器，而必使之執役者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意也。眾人從游多年，尊者僅執役三載。石頭宗旨：宜歷年多者有妙悟，歷年少者音生扞格矣。師明知從游弟子不論年數多少，達者為先。嘗為眾人講經說偈云：

識得衣中寶，無明醉自醒。百骸雖潰散，一物鎮長靈。知境渾非體，神珠不定形。

悟則三身佛，迷疑萬卷經。在心心可測，歷耳耳難聽。罔象先天地，玄池出杳冥。

本剛非鍛鍊，元淨莫澄淨。盤泊輪朝日，玲瓏映曉星。瑞光滅不滅，真氣觸還生。

鑒照崆峒寂，羅籠法界明。解悟非關舌，能言不是聲。絕邊彌汗漫，無際等空平。

見月非觀指，還家莫問程。識心心則佛，何佛更堪成。

石頭師本日講經說偈畢，隨吩咐眾徒云：「來日汝等可鑿去佛殿前草，無致滋蔓。」眾人不知此是禪語，次日依然俗人之見，各備鋤鋤，細細鑿去佛前之草。惟尊者不備槽中器，不除階下草，獨取盆盛水淨頭，長跪於和尚之前，乞求落髮。石頭師見而笑之曰：「偉哉此子！悟人所不能悟，為人所不知為，馬師之薦不負，傳道之言不謬。回視鑿草眾生，不啻霄壤矣。」遂為落髮受戒。有詩為證：

殿草鏟除是佛機，鋤鋤具備見何低。
淨頭落髮誇神識，果信傳燈語不非。

眾人本日見新來尊者能悟石頭師吩咐鏟草禪機，各有愧心。及見石頭師為彼落髮受戒，欲傳衣鉢，又有妒心。私相議曰：「我輩修佛，口誦不能心惟，耳聞不能心悟。師鏟草，我亦鏟草；我鏟草，爾亦鏟草，無一人見解足稱師意，無怪吾師不屬意於彼也。但此人不除，終增吾輩顏厚，終傳吾師衣鉢，不如早圖之，俾師得從容傳教我也。」遂各藏刃器，密伺尊者出入。有人潛以其謀漏於尊者，尊者潛以其事聞於禪師。禪師曰：「無恙。吾自有保護之術。」遂托奉使於江西馬大師，尊者始得掩耳而出。有詩為證：

眾人自恥見尤常，深忌新僧上講堂。
機漏石師為保護，奉書獲出襯蕭牆。

尊者傳了石頭師宗旨，復往江西來見馬大師，馬大師欣然迎而謂之曰：「窗草不除，周濂溪生意，子來見我，忘卻相逢鏟草之後言耶？」尊者大悟，拜伏於馬師之前曰：「上人昔日先見之言，乃弟子今日悟後之證也。」乞求濟度，馬師遂為更名曰「天然」。出眾人意外，使彼不得加害也。有詩為證：

復往江西謁馬師，相逢鏟草語非虛。
天然名字新更改，不使諸僧禍及膚。

尊者一日杖錫行化四方，暫憩息慧林寺。時值窮冬天寒，尊者乃取寺中木佛，焚以煬體。寺中眾僧，不識焚佛來意，乃讓尊者。尊者曰：「吾焚舍利，非焚木佛也。」少頃，座上木佛儼若新裝，眾人始欽欽歎服。長慶四年，告門人云：「時將至矣，吾欲行矣。」乃戴笠策杖受履，一足木及地而逝。有詩為證：

杖錫徐行化四方，慧林忽息值風霜。